





圖二 故鄉景色圖習作 達文西理想博物館藏

作概念及所蘊含的「藝術—自然—科學」哲學，與道教思想、佛教思想，以及故宮院藏古代中國山水畫相互呼

應。此外，故宮在馮明珠院長帶領之下舉辦的中國古地圖展覽，其內容與十六世紀初達文西為托斯卡納地區（Toscana）所設計的河川改道計畫，在概念上亦有許多相似之處。

**達文西的先驅—王禎**

我要特別感謝馮院長及故宮同仁（圖書文獻處宋兆霖處長、劉美玲科長、曾紀剛助理研究員），因為在他們的幫助之下，我有幸趁著此次展覽及開幕記者會的機會，訪問了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並得以申請閱覽四部善本古籍。這四部作品在學者之間已經頗富盛名，但至今還沒有人研究過它們與達文西之間的關聯。

其中，年代最久遠的是王禎所著的《農書》，成書於西元一三〇四年前後，時為中國元代。此書的跋文極具重要性，王禎在這個部分裡解釋了活字印刷與木刻板畫的技術。關於這一點，相對於古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與達文西所屬的歐洲，古中國在技術上的領先超過一百年。此後，歐洲文

明曾試圖藉著其他雕版及圖像印刷技巧，克服木刻板畫的侷限；可惜的是，這項技術後來並沒有付諸實現。

其他三本書雖是十七世紀的書籍，然其追溯古中國歷代的科學與技術，尤足見證中國文化的源流及數千年來不曾間斷的傳承。

王禎版畫所描繪的主題極為廣泛，從風車一類的農業機具直到水利機器及紡織機，從製做時鐘到鑄造金屬的技術等，均包涵在內。（圖三、四）稍晚，達文西也在一四七〇年左右致力於這些主題的研究。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調查並查證達文西與中國、印度、阿拉伯世界、古希臘羅馬文明，以及從阿基米德（Archimedes）到十五世紀西也納（Siena）工程師之間的關聯。

**麗達以及達文西關於「天鵝的死亡之歌」的實驗**

〈麗達與天鵝〉不僅是達文西作品中，也是藝術史上的一大主題。十六世紀初期所有關於這個主題的研究與後續創作，造就了一系列非凡的

到相關的訊息。兩個世紀以前，有人在他的文件中找到一張素描，但這張後來被稱為〈達文西的世界地圖〉素描並沒有獲得充分的研究。（圖一）我們從字跡以及筆勢判斷，這並不是達文西本人的親筆簽名，但這份文件也明確指出達文西生前對於所謂的太平洋地區、中國絲的產地，以及「中國人的土地（Sinarum situs）」有所認識。

達文西在習作中描繪了心目中為抵達東方世界必須經行的大海與土地，包括位於孟買灣（Gulf of Bombay）的加拉普利島（Charapuri）——即今日的象島（Elephanta Island），以及一座大型八角神廟。他也研究關於印度洋一帶的採珠人在水下呼吸的技術，還提到他們戴著潛水鏡，並用「玻璃盔甲和玻璃魚叉」防範鯊魚的攻擊。

達文西的一位朋友兼同鄉安德里亞·科爾薩利（Andrea Corsali）促成了新幾內亞（Nuova Guinea）的發現，他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寫下有關南十字星座（即澳洲國旗上所繪的星座）的人。西元一五一六年，他從印度稍

信給朱利亞諾·麥迪奇（Giuliano di Lorenzo de' Medici），亦即「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 il Magnifico）」的兒子，教皇利奧十世（Papa Leo X, 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的兄弟，並極可能是〈蒙娜麗莎〉一畫的真正買主。他在信中指出，印度河口一帶的居民「不吃任何帶血的食物」，而且也不允許任何人「傷害任何有靈的生物，就如同我們的達文西一樣」。

另一位航海家喬凡尼·達恩波利（Giovanni da Empoli）也是達文西的同鄉，他接受葡萄牙國王的委派，於麻六甲（Malacca）、蘇門答臘（Sumatra）及中國等地經商，一五一七年在中國逝世。

達文西對古人技術的研究，在顯示了與中國科學、技術、生活及藝術間的共通點，其中包括紙張與絲綢、印刷機器與紡織機（他將二者分別定義為體現「實用」與「美感」的新發明）、指南針與天文學、解剖學與健康、數學與陰陽原理、管線設施與水利機器、動力傳輸與鐘錶工藝、幻燈與投影器（暗箱）、地質學與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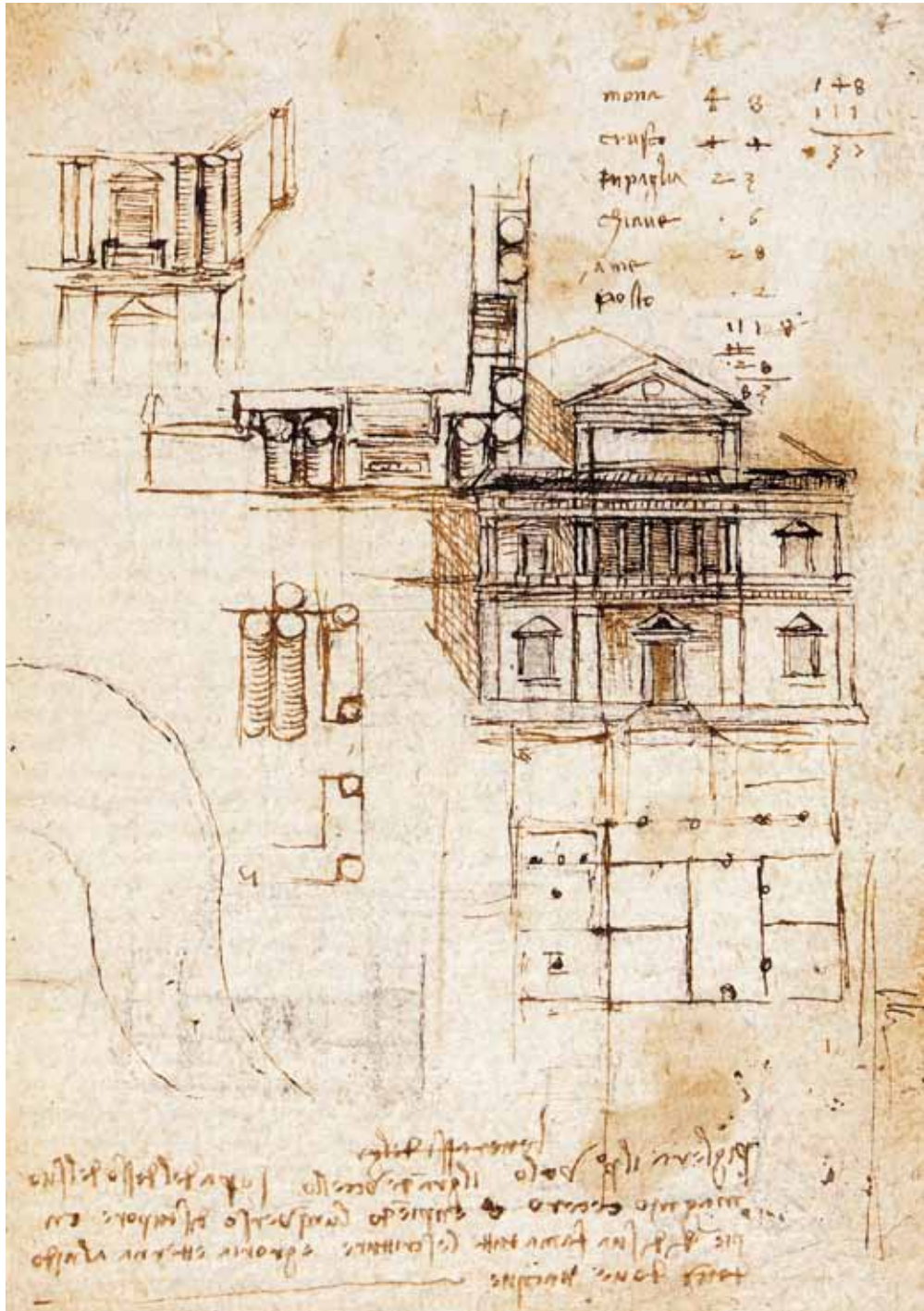
學、貨車與輪船、煙火與大砲，甚至還涵蓋了某些與足球及高爾夫球非常相似的體育運動。

達文西的研究中，另一項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是某些幻想生物，「龍」即為其中之一。

融合自然與人工於一體的無限結（nodi infiniti），象徵著達文西、他的家族、達文西學院，也象徵著達文西將不同種類的藝術、科學、知識、文化、文明以跨學科方式全面交織起來的治學概念。這一點也讓我們聯想到東方文明的曼荼羅（mandala），以及其他阿拉伯和東方文化的意象。

達文西最偉大的科技夢是飛行器，而他的靈感極有可能源自中國的「紙鳶」。除了降落傘、滑翔翼及滑翔機外，他也繪製了一個十二公尺長、圓形的風力飛行器。

達文西在二十五歲以前所畫的故鄉景色圖幾乎已經全數失傳，其中的第一件，也是唯一存世的作品，是達文西於一四七三年八月五日完成的一幅習作。（圖二）這張習作被認為是美學方面的創新傑作，其創



圖五 天鵝之山 (Monte del Cigno) 達文西理想博物館藏

來發聲的天鵝或雁鴨，從牠們的頸部可以看出這個原理，並聽見聲音」。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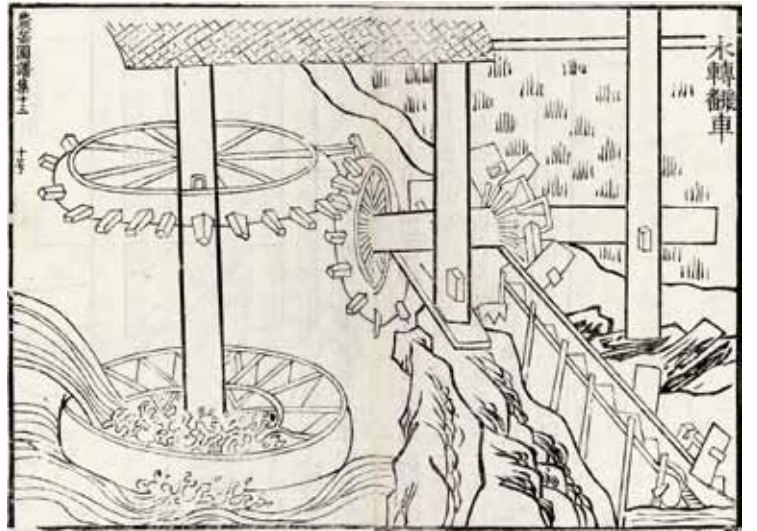
段註解性的文字將兩種大型鳥類作為樂器，也讓我們能夠想見達文西專注

於某種介乎死亡與神蹟之間的原創實驗，致力於超越死亡的生命與藝術。

繪畫作品與素描。在所有版本當中，此次所展出的這幅來自烏菲茲美術館 (Galleria degli Uffizi)，並且首度在亞洲展出的〈麗達與天鵝〉，在達文西個人的繪畫編年史上極具重要性。這幅畫作起初被認為是達文西本人的作品，納粹將軍赫爾曼·戈林 (Hermann Wilhelm Göring) 於西元

一九四一年曾將這幅畫買下，贈送給希特勒。後來，有人認為此畫其實是達文西與他畫室的徒弟合作完成，或者是由他本人構思，然後交由最親近的弟子們完成。烏菲茲的〈麗達與天鵝〉是達文西繪畫創作中最令人著迷的圖像，根據某些古代文獻的記載，他為此畫完成了至少一幅草圖，

另一方面，達文西在一份關於解剖學的文件中，也提出了一個迄今未受到重視，卻極為迷人，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見解：「要試著觀察聲音是如何由氣管頂部產生。想瞭解這一點，需將氣管連同肺部與人體分開：當肺部充滿空氣，這時突然擠壓會讓人知道氣管如何產生聲音。死後經常被用



圖三 水轉織車 引自元王禎撰《農書》卷19 明萬曆45年鄧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經架 引自元王禎撰《農書》卷24 明萬曆45年鄧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但這份珍貴的文件尚待尋獲。如果說由化身為天鵝的宙斯 (Zeus) 伴隨麗達這個神話人物的形象神奇而多采多姿，在達文西的研究中，天鵝的形象則充滿了詩意、烏托邦主義，以及科學的寓意。為了一圓他的科技夢與他在切切里山——位於菲耶索萊鎮 (Fiesole) 丘陵上的「天鵝之山」——的人類飛行預言，達文西提出了一隻大鳥轉化為飛行器的點子 (圖五)；如此，人類便能超越其侷限性，擁有永恆的榮耀。達文西曾寫道：「天鵝潔白無暇，臨死之際，牠會唱出甜美的歌」。他引用了中世紀詩人切科·達斯科里 (Cecco d'Ascoli) 的文字，但在後面加了一句話：「唱完了，牠的生命也隨之結束」。



圖六 馬塞爾·杜象 長鬍子的喬孔德 1964 達文西理想博物館藏



圖七 馬塞爾·杜象 刮去鬍鬚的喬孔德 1965 達文西理想博物館藏

## 達文西的當代性

達文西在他過世之後仍然繼續存在，這不僅是因為他充滿現代性，受到世人普遍的景仰，並廣受研究，也因為他繼續存在於前衛藝術家的作品中，而本次展覽也證實了這一點。

我們不妨試想未來主義（Futurism）藝術家的創作：馬列維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藉著〈蒙娜麗莎的偏蝕（Partial Eclipse with Mona Lisa）〉——馬可·巴紐里（Marco Bagnoli）也曾重新展出此作品——所呈現出的絕對主義（Suprematism），當然還有達達

主義（Dadaism）名家杜象（Marcel Duchamp）所創作的〈長鬍子的喬孔德（Joconde L.H.O.O.Q.）〉（圖六），杜象最後甚至覺得有必要為她刮掉鬍子。（圖七）

達文西也再三地受到引用，畢卡索（Pablo Picasso）在〈格爾尼卡（Guernica）〉中即採擷了〈安吉里戰役（Battle of Anglium）〉一圖中人物吶喊的細節。博伊斯（Joseph Beuys）則以史坦納（Rudolf Steiner）的神智學（Theosophy）為起點，來到了福魯克薩斯運動（Fluxus）藝術無所不包的概念，他選用了〈麗達（Leda）〉、〈喬孔

達（Gioconda）〉，以及馬德里的達文西手稿。安迪·沃荷（Andy Warhol）在其普普藝術（Pop Art）中大量複製了蒙娜麗莎的圖像，此種視覺詩歌突顯了蒙娜麗莎的普世對象角色。

隨著當代藝術的浪潮，達文西、〈喬孔達〉、〈最後的晚餐〉及〈麗達與天鵝〉終於抵達了「中國人的土地」。這些作品不是考古遺跡，而是活生生的藝術作品，它們沿著達文西於一四九〇年前後所設計的地球儀航行，終於抵達地球的另一端。<sup>[註]</sup>

作者為義大利達文西理想博物館館長  
譯者為輔仁大學義大利文系兼任教師